

以长期主义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

□刘爱生 马陆亭

当前,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从“大”到“强”的关键转型时期,尤其需要以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,走出一条符合教育规律、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之路。

长期主义,是一种超越短期功利的时空观。对于高等教育而言,长期主义不仅是策略选择,更是由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核心属性,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本体性规定。长期主义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,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:

其一,长期主义能为原始创新提供时间土壤。基础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周期长、不确定性高、成果显现滞后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曾强调,科学传统的建立非一日之功,需要漫长的积累,中国在前沿基础研究领域仍需时间培育这种“空气”。长期主义要求拉长评价周期、建立容错机制,为研究者提供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制度保障,使敢于挑战科学无人区的学者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正是基础研究实现“从0到1”突破的必要条件。

其二,长期主义能为人才培养孕育从容生态。人的成长不是流水线,思想的成熟不可被催熟。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,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。急功近利的教育评价只会助长应试导向和绩点至上,而无法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栋梁之材。长期主义尊重每个学生的成长节奏,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留出足够的时间与空间。只有在从容不迫的育人氛围中,学生才能摆脱功利的束缚,自由地探索知识、发展个性、塑造人格,才能真正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

其三,长期主义能为大学治理确立价值坐标。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探求真理、传承文化、服务社会,这些都需要长周期的积淀。长期主义引导大学领导者超越短期政绩考量,自觉做“学术麦田的守望者”。要认识到,许多对大学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作,如学术生态的营造、大学文化的积淀、基础研究平台的构建,其成效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显现,绝非一位校长任期所能覆盖。只有甘于为后人栽树,不计较“在自己任期内摘果”,才能真正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。

将长期主义从理念转化为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力量,需要在制度层面系统设计、协同推进:

第一,完善分类分层的长周期评价体系。评价是指棒槌,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,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导向。基础研究人才的评价周期应根据学科特点延长至5~10年,让研究者不必为短期考核而仓促发表论文、碎片化产出。分类评价是关键:对探索型人才,重点评价原创性贡献和学术影响力;对应用型人才,看重成果转化实效;对战略急需型人才,突出任务完成质量。评价周期应与研究规律相匹配,避免一刀切。

第二,建立科研容错与稳定支持机制。高风险探索必然伴随高失败率。应当设立专项基金,对研究方案严谨、过程规范但未达预期的基础研究项目给予尽职免责认定,并将探索过程中的“负结果”纳入学术贡献认定。同时,加大对基础学科和长周期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,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,扭转追求投入产出即时回报的功利逻辑。

第三,推进与长期主义相适应的人事制度改革。要改革非升即走制度,建立更加多元、包容的教师职业发展通道,为教师纾解“倒计时”压力,使他们获得制度性的职业安全感。要完善大学绩效制度,避免将教师的收入与论文数量、项目经费简单挂钩。此外,应完善大学领导者的选拔任用制度。根据软科2022年的调查,我国“双一流”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约为3.5年。这一时长明显短于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,不利于长期战略的制定和实施。

第四,涵养“慢学术”的文化生态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韧性、耐心视为美德,如“锲而不舍,金石可镂”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。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应当被挖掘转化,融入大学文化建设。同时,要积极倡导“慢学术”理念,大力宣传那些甘于寂寞、潜心研究的优秀学者事迹,让“板凳甘坐十年冷”的学术定力得到尊重和褒扬。只有营造一种从容不迫、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,基础研究的原发性突破才有可能生根发芽。

最后需要强调的是,以长期主义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,不是要否定短期绩效评价的合理成分,更不是为懈怠者提供“躺平”的借口。我们倡导的长期主义,是一种适度的、平衡的战略导向。在大学宏观战略层面应更多体现长期规划,以10年、20年为周期;在教师个体层面可保留适当的短期考核,但应拉长周期、简化指标。更重要的是,制度设计必须保持开放性与可修正性,避免被锁死在僵化的评价体系中,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生命力。

(作者分别系浙江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、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)

专家视点

应用型外语类院校如何扬帆“蓝海”

——专访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贾文胜

□本报记者 汪 恒

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,对高校外语类专业与外语类院校造成了显著冲击,转型突围势在必行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,除了要破解转型之困,还面临着在“双优”建设新征程中找准发力点、力争新突破的考验。如何发现“危”中之“机”,开辟出一条具有竞争优势、牵引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?近日,本报记者采访了浙外院长贾文胜,深入了解学校的破局之道——

记者:有观点认为,社会对外语类人才的需求量大为减少,外语类院校的发展前景也因此不容乐观。听说您曾走访调研了几十家企业,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?

贾文胜:我走访调研了吉利汽车、西奥电梯、九州文化等20余家出海企业。最深的感受是,实际上企业对外语类人才的需求量很大,但存在人才匹配度不够的问题。

过去,我们处在“向外引入”的阶段,对外语类人才的要求,只是通语言、会翻译。但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了“向外输出”的阶段,企业要走出去创建工厂、销售产品,光懂外语还不够,必须有“外语+专业领域”的复合型人才。外语学习背景已成一个“基座”,需要搭配具体的专业领域知识技能。

如果能抓住“外语+专业领域”这一关键点,提高外语类专业与行业企业的融合度、与就业岗位的黏合度,努力满足市场对外语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,外语类院校的转型发展将大有可为。

记者:浙外既是外语类院校,又是应用型高校。你们如何厘清自身目标,找到差异化赛道?

贾文胜:厘清自身目标需要从学校的战略定位出发,具体到浙外,就是“姓外、名浙、属院”。首先是“姓外”,就是要强化语言、融入全球,推动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。国际化是浙外最鲜明的特征,也是我们在进行专业布局、学科

建设和社会服务时,优先考虑的因素。

其次是“名浙”,立足浙江、放眼全国,为浙江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。浙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,全省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/90,进出口贸易额却占到了全国的12%左右,外向型产业集群特征显著,企业出海、产品出口,都需要大量人才支撑。此外,近年来国际会展与入境游相关经济快速发展。对浙外而言,把浙江服务好,就是走好了关键的一步。

最后是“属院”,我们的属性一是高等性,二是应用型。高等性强调全人教育与多元文化育人。毕业生不仅要胜任首岗,还要多岗迁移、可持续发展。突出应用型,就要强调产教融合,还要体现OBE(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)的教学改革理念,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要真正为产业所需要。

要找到差异化赛道,摒弃同质化竞争,就要基于自身定位,把优势发挥到极致,力争在某个领域做到第一。如果做不成第一,就要争做唯一。我们是浙江唯一的公办外语类院校,有17个语种资源,涵盖了联合国所有工作语言、“一带一路”沿线主要语言和浙江对外交往与传播的关键语言,又置身开放强省,获得了省委省政府与北京大学合作支持学校高质量推进“外语名校”建设。如果持续深耕国际化领域,将其作为主攻方向,从融入国际化、服务国际化,向推动国际化、引领国际化跃升,我们就有可能在“唯一”这条道路上取得优势,在应用型高校的建设中占据一席之地。

记者:浙外该如何找准产教融合的切入点,进一步加强与产业的联结,重构办学生态?

贾文胜:在浙外,我们谈的产教融合,是一种全球化的产教融合理念。在校内,我们已经形成共识,外语专业不能只做外语,要做“外语+”,再加上专业领域的能力。浙外本身是有一批商科、文科专业的,但还有一些专业类别是我们没有的,无法仅凭一校之力完成,因此要做好“嫁接”。

服务企业出海和在国内开展产教

融合有所区别的地方在于,企业和院校之间需要有语言和文化的一部分作为“转换器”。浙外的外语专业齐全,对外汉语和区域国别研究都是强项,就可以当好这个“转换器”。

因此,我提出了跨际融合的理念,也就是不仅跟企业融合,还要跟其他类型的院校融合,跟各类文教机构、国际机构,以及政府机构融合。比如,出海企业需要建筑施工方面的人才支撑,我们可以与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合作,也可以与省内工科院校的土木工程专业探求合作。又如,针对企业外派人员的培训,我们可以和对象国的高校合作,帮助这些人提前了解对象国的语言、文化、政治、经济、生活习俗等背景信息。我们的小语种专业学生,在与出海企业签订就业意向协议后,也可以与企业方、其他院校合作来进行与未来工作岗位相关领域的专业技能的学习。

这样的跨际融合要真正行得通,关键在于要使每一方都能够获益。任何合作要实现双赢,一定要以“他赢”为律。只有当对方真正感到这件事对他有利,合作才能真正做成。比如,对于掌握具体技术技能的学校而言,由于缺乏语言与文化、区域国别学的人才队伍,很难独立完成留学生和企业人员的教学、管理任务,尤其是对象国为非英语语言国家的情形。由我们充当“转换器”,他们就可以专注于技能培训部分。

记者:听说你们提出要打造“国际创新港”,背后有哪些考量?

贾文胜:我们了解到,目前中国企业出海,在人才支撑方面,需要解决三类人才的问题。一是海外本土化人才。这占到海外建厂员工总量的85%~90%。由于文化差异,在当地直接招聘这类人才,效果往往并不理想。实践证明,由中国高校开展包括汉语、中华文化、职业技能在内的定向培养,效果比较好。二是企业的外派人员。这占到海外建厂员工总量的8%~10%,而企业需要的正是外语类复合型人才。通过外语专业的定向培养,增加对具体领域知识和对象国文化的深入学习了

解,就能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。三是企业的外派高管。这些管理人员需要了解对象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。

“国际创新港”正是我们在规划的平台,目的是建成服务企业出海人才培养培训所需的实训基地,以及国际化程度高、产学研高度一体化的现代产业学院。其中,新型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(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合作研究院)、浙江文化走出去研究中心、大运河文明交流互鉴协同中心等省部级科研平台(智库)为企业涉外合规、品牌出海等具体问题提供智力支撑。一批文化传播中心和技能实训中心,为企业人才实习实训提供基地。我们将以“不为我所有,但求为我所用”的理念,搭好平台,为每个点位的需求寻找合适的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或工科类本科院校。我们还在与海外高校洽谈,计划在海外建设出海企业人才留学基地与培训基地。

我们的这些想法已经获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,并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。接下来,大家将共同打造“产教协同助企出海·扬帆计划”。未来3年,我们期望实现一项“万人计划”,即每年帮助出海企业培养培训4000名海外本土化人才、1000名外语类复合型人才、5000名外派高管。

记者:学校转型发展战略落实到人才培养上,将对学生的在校学习产生哪些影响?教育教学又将因此呈现哪些新面貌?

贾文胜:我们将通过产出导向倒逼学科与专业的教学改革,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一步对接岗位要求和工作任务,让学生走出教室、走出教材、走出学校,围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,有针对性地提升能力。例如,学校的艺术学院已经在进行这样的尝试,将真实项目变为学生课程的一部分。学生完成了设计作品,能力得到了提升,成果得到了应用,就业竞争力也随之增强。



高校架桥 科创跨海

近日,“科创共赢”2026中韩创新技术合作对接活动在杭州师范大学举行。来自中韩两国的15个项目与企业现场对接7家投资机构,多项初步合作意向达成。据介绍,近年来杭师大国家大学科技园着力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网络,推动海外先进技术引进落地与本土创新成果对外输出。图为项目对接与互动交流现场。

(本报通讯员 于明革 摄)

9年深耕“一村一校”在地实践 中国美院让“乡土学院”扎下根来

□本报通讯员 刘 杨 胡心云

金秋十月,闽东屏南,前汾溪村的古厝前溪水潺潺。“扎根乡土——高等美术教育创新发展与实践育人”活动日前启幕。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、师生齐聚一堂,共探艺术实践育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路径。大家走进村落,去看一堂在乡土里上了9年的课,究竟“长”出了什么。

故事要从2017年说起。屏南籍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吴鸿珍返乡创业,邀请母校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教授陈子劲来到前汾溪村。陈子劲被这里古厝的肌理、田间的草木打动。他带着学生住了下来,开展田野调研、项目式教学、美育实践。师生把一间荒废的老屋收拾出来,当作落脚与上课的地方。

此后,老屋逐步被改造为“前汾溪谷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”。2021年,“中国美术学院乡土学院·宁德”正式授牌,成为该校第一所扎根乡村的乡土学院。如今,基地可容纳百余人同

时食宿、教学,越来越多的课堂被搬进村子,越来越多的师生在古厝、田埂和溪边完成创作。

美育带来的改变,往往深刻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。2019年8月,中国美院学生毛华磊跟着导师到前汾溪村做毕业创作调研。一天,他坐在桥上写生,一群孩子围了上来,怯生生地问:“毛哥,你能教我们画画吗?”毛华磊后来回忆:“比起埋头创作,发挥所长为乡村孩子提供美的滋养,才是更有分量、更有温度的事。”

2020年1月,“乡野艺校”正式成立,最初的课堂只有18名学生。村民们起初并不买账,觉得上这些“没分数”的课是在浪费时间,甚至把这里当成了孩子的托管所。委屈的时候,毛华磊几次想过放弃。毕业创作完成后,留在大城市他还是回到小山村,他曾陷入犹豫。毛华磊想起,有一天下暴雨,本以为孩子们不会来了,可片刻后,一个个浑身湿透的小身影跑进教室,笑容灿烂:“毛哥,我们来上课了,没有迟到吧?”

毛华磊最后选择留下。这一留,就是6年。“乡野艺校”慢慢“长”出了自己的根系。“乡村美育课堂”累计开课400余节,学生们从不敢提笔,到能自信地画下家乡的风物;“节日快乐”项目将“三月三祭水节”重新唤醒,上千名村民和游客聚在一起,宁静的古村“活”了过来;“今晚吃什么?”项目里,师生走进村民家中,同吃共话,将18户人家的口述记忆整理成地方文化档案。毛华磊最初认为,自己是在赋能乡村,后来才发现,“恰恰是村民的淳朴、孩童的真诚,慢慢抚平我的浮躁,让我沉淀内心、守住本心”。

后来,21所高校的223名学生参与到“乡野艺校”项目中,5人常驻核心团队留在村里。毛华磊获评“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”,被授予“福建青年五四奖章”,王润家被授予“宁德青年五四奖章”,师生团队全员受聘为屏南县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。当年那个在桥上被孩子们围住的年轻人,如今带着一支队伍,把课堂办到了田埂上、蛋

茶铺里、改造后的展厅里。

村民郑学镇的蛋茶铺里,陈设着学生为他设计的“食杂店里的博物馆”;村民郑振如与中国美院学生一起,捆扎出一条稻草龙,盘踞在艺术展厅的房梁之上。村民们也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,其中不乏拿起画笔的“乡土艺术家”。前汾溪村则从“空心古村”蝶变为“活力社区”,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万元增至2024年的64万元,获评“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”,形成了“美育+研学+文创+农旅+民宿”的全产业链。

回顾深耕之路,中国美院党委书记沈浩表示,学校始终践行“以乡土为学院”的育人理念,把乡村田野作为美育课堂、把乡土文脉作为创作源泉,与地方共同培育本土美育力量。据了解,中国美院还联合多所院校发布《高等美术院校实践育人倡议》。这意味着,校地合作正从“一村一校”的在地实践向着全国美术院校共享的乡土育人平台迈进。